

# 股海沉浮录

应健中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应健中，男，1955年生于上海，1986年介入中国证券市场，1991年开始股市评论写作。当过教师、杂志编辑、律师、证券公司从业人员。

个人著作有：长篇小说《股海中的红男绿女》、《股市中的悲欢离合》；评论集《钱生钱：投资理财金玉良言》、《股海淘金》、《股海智多星》等。

# 目 录

- 1 . 又一个失败浪 / 1
- 2 . 也许套牢 / 9
- 3 . 地板价：保住脑袋 / 16
- 4 . 行情不是一天炒起来的 / 23
- 5 . 谭荆生的人生数浪 / 30
- 6 . 天价 / 35
- 7 . 钱是身外之物 / 43
- 8 . 赚钱是硬道理 / 49
- 9 . 抄底 / 57
- 10 . 第一桶金 / 66
- 11 . 喷发 / 73
- 12 . 死叉 / 79
- 13 . 平仓 / 87
- 14 . 陷阱 / 94
- 15 . 钱生钱 / 101
- 16 . 换筹 / 108
- 17 . 崩盘 / 115
- 18 . 股票与人同时关棚 / 129
- 19 . 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 / 136
- 20 . 空头陷阱 / 143
- 21 . 他被大伙儿卖了 / 150

- 22 . 多空较量 / 157
- 23 . 终点回到了负起点 / 164
- 24 . 保持沉默需要多大代价 / 171
- 25 . 人生行情的拐点 / 178
- 26 . 一不小心，抱了个大金娃娃 / 185
- 27 . 清算 / 192
- 28 . 牛熊转换 / 199
- 29 . 阴盛阳衰 / 205
- 30 . 转配股出炉改变人生 / 212
- 31 . 财产除权 / 219
- 32 . 筹码锁定 / 226
- 33 . 堤外损失欲在堤内补 / 233
- 34 . 靠运气不会长久 / 240
- 35 . 轮回 / 247
- 36 .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 254
- 37 . 有钱的烦恼 / 261
- 38 . 梦中的一无所有 / 268
- 39 . 期盼 / 275

后记 / 282

# 1

## 又一个失败浪

航班延误，回到家已是半夜12点。

为了一个版权纠纷案，出差海南一周，回到家里依然十分兴奋。昨天的一场法庭辩论，尽管很难保证一定胜诉，但我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打了满分的。至少在我10年的律师生涯中，这是一场非常值得留恋的法庭辩论。

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书，翻了翻内容，书中一行斗大的标题跳入我的眼帘——“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句话倒挺有趣，我把书翻到封面，题目是：“钱生钱”，作者是一个名叫“应健中”的家伙。我知道他以前是证券市场的风云人物，想不到现在写起书来了。看来多空转换真是快呵。

夜深得连我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见。家人已经入眠，而我睡意全无。于是，泡上一杯龙井茶，打开电子信箱，查看今日有无新邮件发来。

我这要命的手提电脑，老掉牙了，装的还是Win-

dows95软件，CPU还是“奔1”的，而如今已到“奔3”时代了，听说明年还要推出“奔4”。这电脑“嗞、嗞”鬼叫似地叫了好几下，才勉强上了网。

打开Outlook Express，收件箱显示有三封新邮件。于是，我驾轻就熟地把它们一封封打开。

第一封是一家房产商的广告邮件。“垃圾邮件。”我轻轻地骂了一句。忽然，网络连接断了。常言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上网的“猫”突然掉了线，此事古难全啊。

继续点击“连接”，烦人的“嗞、嗞”声再次响起，愈发显得午夜的宁静和空旷。第二封新邮件终于跳了出来，是网上书店来的，通知我要的《版权法大全》已经汇出，请查收。“混蛋，官司也收尾了，书才刚寄出”，我自言自语了一句。要命的连接又断了。

算了、算了，不收了，这台电脑该淘汰了，下一个官司赚了钱，一定添一台最新式武器，法庭上也好扎个“台型”。

一周末回家，书桌上已堆满了一大叠报刊杂志，足有一尺高。我随便翻翻，慢慢已有了倦意。

但一想到还有一封邮件未看，心里总觉得有件未了之事。万一这封新邮件能带来一个大机会呢。如今生意不好做，律师行业竞争也激烈，大生意往往就是在不经意之中揽到手的。只好让“猫”再辛苦一趟了。很快，显示屏上跳出这样一行字：

殷律师：您好！

好几次打您手机，未开，今有急事找您，接此

函后，请速打我拷机，号码为58888——349573。

冷雪燕

谁是“冷雪燕”？这名字好像有点熟。平时接触的朋友中似乎有这名字。忙打开商务通，查通讯录，在姓“冷”的栏目中寻找，但跳出的是“未输入”字样。

平时只要与我认识，有业务联系，就算是打个照面，我也要将其通讯方式详详细细记录下来。干咱这行，就是靠朋友来建立业务联系的，不放弃一丁点的机会，哪怕是一面之交，或许5年、10年后能做成一笔大买卖。

这“冷雪燕”，肯定是朋友的朋友关系。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啊！

一看表，乖乖，1点15分了。不知道这位冷雪燕是女士还是小姐，这么晚了，打过去合适吗？

当日事，当日毕，这已成我的职业习惯。再一看，邮件是3个小时前即10:15发出的。说是急事那肯定越快越好。当事人就是这样，平时赚了钱没人找律师，遇麻烦了，甚至要命了，十万火急找律师，付多少钱都愿意，这种事见多了。

回电！若不回，一件事没办好，也睡不安稳。我迅速拿起了电话。

打拷机过去，过了3分钟电话就过来了。

“殷律师吗？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您还记得我吗？半年前，在证券公司谭荆生总经理家里见过您，我叫冷雪燕。”电话那头声音甜甜的，但还是听得出是一个介于小姐与女士的边缘人物，一个成熟的女性。

我本能地“哦、哦”了两声，并没想起这位叫冷雪燕的

人。

“殷律师，谭荆生出事了。”此时电话那头声音有点焦虑起来。

“啥事？有那么十万火急吗？”我还是再努力勾勒着电话那头那个女人的模样。

“谭荆生给抓进去了。”

“什么时候抓进去的。”

“个把月了。”

“犯什么罪了？”

“前几天传出消息来，说什么玩忽职守、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名挺大的。”电话那一头的声音越说越轻，像是身子软下去的样子。从声音中感觉到她有一种恐惧感。

“数额大不大？”出于职业本能，我习惯性地提出数额的问题。经济犯罪案件，这玩钱的金额往往与定罪量刑成正相关关系，或成正比。

“数额不太清楚，但据里面传出的话来，这数额可判死罪。”说到这儿，电话里的声音明显带着哭腔。

“有那么严重吗？”此时，我才从潜意识中跳出电话对方的她的模样：一副瓜子脸，说话时一副美目盼兮的样子，甚为动人。

“殷律师，这犯死罪的金额为多少？”她先发制人向我提出问题。

“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咱们国家的法律，不同阶段标准是不一样的。就说杀头吧，也有个成本啊，三四十年前贪污两三万元钱算大贪污犯，可判死罪的；如今一

百多万没枪毙的也很多。”

“是吗？那他还有救吗？”她说此话时有点自言自语。

我说到这儿有点不耐烦，快半夜2点了，还在做免费法律咨询啊。

我问道：“那么晚了，你直接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呀，我急得有点稀里糊涂了，谭荆生在里面带话给我，一定要我请一个既懂刑事辩护，又懂证券的律师。他第一个点名的就是您。”此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恳求。

“是吗？我最近很忙，不一定抽得出时间。”我心里想，现在律师行当中最不愿干的就是这刑事辩护，吃力不讨好，而且收益极低。

“殷律师，求求您了，谭荆生带话给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请到您，请您千万别推托。”她的抽泣声从电话听筒中传来。

“这样吧，时间不早了，电话中好多问题谈不清楚。你明天下午3:00到我办公室，我留给您的时间只有40分钟。我接待你。”

“那太谢谢您了。”对方恋恋不舍地放下电话。

一看表，2:10，睡意尽消。

谭荆生，你这老兄怎么也走到这一步了，真的没想到。

我和谭荆生相识快10年了，尽管没发生过正规的业务联系，但我们还是比较熟的。虽说不上是哥们，但有事还相互给个面子，有所照应。

谭荆生是1990年来闯上海滩的。当时上海准备建

立证券交易所，要发展内地的金融机构成为交易所的会员单位，并允许外地金融机构到上海设证券营业部，谭荆生就成了第一批淘金者。

我是通过大学同室的同学认识谭荆生的。他们两人是中学同学。同学的同学理所当然就成了朋友。谭荆生的中学同学分配去了北京，上海滩上的事情，谭荆生就都来找我了。我那时之所以很热心地帮助谭荆生处理大大小小的杂事，说老实话我是有点私心的。那时，我刚做见习律师，理所当然要找业务，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中，我瞄准的是谭荆生口袋里的钱。当然，如果谭荆生聘我作公司的法律顾问，这样我就有业务了，我就有收入了，我就有了开天辟地的第一家生意。

直到有一天，我瞅准一个机会，终于鼓足勇气去拉这一笔生意。当时的对话一直刻骨铭心，毕竟这是我律师生涯，甚至是我人生经历中第一次推销自己，拉第一笔生意。

“谭总，短短几个月，眼看着您从无到有在上海滩竖起了大旗；客户也从无到有，开了好几百户户头，存款也好几千万了，真为您高兴啊。”我还是在他面前第一次说恭维的话。

“多亏您帮忙，我们以后得好好谢谢您。”谭荆生的话听起来让人舒服。

“有一件事，我不好意思开口，你看着能办就办，不能办也别勉强，以后再办也行。”事后我为说出这句话而后悔了好久。

“我也是爽气人，你尽管说吧。”话说起来是肯定的，

但语气却开始打格愣了。

我红着脸将小律师、新律师开展工作如何困难，想让谭总给我一个名分，聘我当法律顾问的意思像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儿地全端了出来。我甚至将聘请法律顾问的合同也拿出来让谭荆生过了目，上面详详细细列有收费标准，双方权利义务等条款。

看完合同书，谭荆生开始皱眉头了。“这个、这个吗，不瞒您说，殷律师，我的日子实际上不好过。到上海滩闯荡，公司给的只有开办费10万元钱，外加一纸批文，立下军令状，钱靠自己去挣。别看存款有几千万，但这是客户的钱。公司目前利润还没有，开办费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这事现在有点难度。”

“您看能通融一下吧，我也是第一次求人办事。”此时，我脸涨得通红，尽管以后10年我在上海滩上还混得有头有脸，案子还捡大的做，但第一次被拒绝的尴尬仍然历历在目。当时无地自容的情景在我的潜意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种强烈的自卑感，使我今生没齿难忘。

看我这副窘境，谭荆生给了我一个未来肯定式：“你刚才说得很好，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嘛。能办就办，不能办以后再办也行，我谭荆生以后日子好过了，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您殷先生作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费用肯定从优。”

这句话，十年来我一直记在心里；十年后的今天，谭荆生却来为解脱死罪而找上门来，真有点滑稽。十年中，谭荆生落难过、疯狂过、赚到过许许多多的钱。虽然他从来也没跟我说起多少具体的金额，但圈内人士告诉过我，

谭荆生是公司的明星，最多的一年赚到过4000多万，真金白银的钞票像冬天的雪，数也数不过来，可他却像什么事没发生过那般，我的法律顾问真的是“后悔有期”了。

从内心讲，我真的不想接这案子。毙了就毙了吧，中国人太多，多毙掉点人渣真的也无所谓。

这冷雪燕何许人也。半年前的聚会也是应酬性的。当时在谭荆生的新居，她的举止像是女主人，又不像是女主人，碍以礼节，我也不好意思过问。如接此案，倒也可以打听清楚她的底细了。

在胡思乱想之中，一个瞌睡过后，突然想起来，离家已一周，股票行情不知怎么样了。

重新启动电脑，进入钱龙系统，打开K线图。哇，一个失败浪，前几天还到处有人在叫：中国股市最强劲的上攻浪将要展开，这一浪理论上要创出新高。然而，实际走势却是在指数新高将创未创之时，解套盘、盈利盘倾巢而出，走出了很典型的失败浪，而且最要命的是，成交量大大地放出！

放量，意味着什么？

# 2

## 也许套牢

接待完美国高盛律师事务所的詹姆士·瑞德大律师，一看表已是2:50。我关照前台秘书，那个冷小姐来时，3点整准时接待。

与美国律师事务所同仁的合作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双方谈判的内容是关于凌越汽车公司到纽约交易所上市的项目。承销合同标的金额巨大，且潜在的无形价值不可估量，双方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甚为合拍，所以心情比较好。

还有10分钟，我看了一下表，站起身活络活络筋骨。一股春风从窗缝中吹来，顿时耳目清新，一种沁人的爽快很快感染了我的全身。

办公室的景观极佳，正面看下去是浦东陆家嘴中央花园，绿绿的一片，喷泉如涌，但一阵风过，又像一串串珍珠起舞。从18楼眺望，远处的繁华，绝不亚于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湾和美国纽约的曼哈顿。

在中央花园左边，黄浦江这条上海的母亲河依然繁忙。在太阳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江面，来来往往的船只显现出一片生机。

黄浦江见证着大上海新旧社会的变迁。西岸留着殖民文化的烙印；而东岸的崛起，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更折射出改革开放后上海的飞速发展。再往远处眺望，外白渡桥边上的小楼，8年前在这儿诞生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上海证券界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从北向南朝外滩走，有两座桥，有一座叫提篮桥，边上有个监狱，进去的，没有十年八载的，别想出来，那里可能“套牢”人的大半辈子。再往南走，另一座叫外白渡桥，路过前面提篮桥“侥幸”没有被套住的，到了这里，十有八九最终还是被套牢。

有笑话说如今上海监狱里关的证券从业人员可以组建成一个证券市场了。有上市公司老总、证券营业部经理、场内红马夹、股民、交易所工作人员等，也许今后还要不断地扩容。

这谭荆生不知将来是否也要关在这儿。噢，想起来了，谭荆生不是调回公司去了吗。半年前，他还请我们在“天上人间”酒楼吃饭，不就是一餐告别宴会吗？怎么会到这一步呢？

此时，前台秘书已将冷雪燕领了进来。

她在我硕大的写字台对面坐定之后，好奇心驱使我仔细盯着她看。她有点不好意思，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职业习惯养成的第六感觉告诉我，她不可能是谭荆生的老婆。当然，我指的是法律意义上的老婆。

冷雪燕瓜子脸上的一副大眼睛，显得楚楚动人。可以相信，在一堆女人中，男人的眼球扫描到她这副瓜子脸上的命中率肯定是最高的。

我与她的谈话是职业性的。

“今天我只有40分钟时间接待你，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情况。”我直接切入话题。

“怎么说呢。”她低着头，似乎陷入了茫然。看来只有我问她答了。

“谭荆生什么时候被抓进去的？”

“一个月前，刚过完国庆节，上班第一天就进去了。”

“逮捕了吗？”

“进去一个星期就逮捕了。”

“什么罪名？”

“据说是四个罪名：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挪用公款。”她机械地答道。

“关在什么地方？”

“是公司报案的。关在当地看守所。假如关在上海就好了。”她似乎感觉有点鞭长莫及。

“为什么案件不在上海管辖？”

“公司要搞他，事情出在那边。”

“那为什么不请当地律师？”

“谭荆生认为当地律师不懂证券；而懂证券的又不懂法律，即便懂法律的也打不来官司，所以十万火急要我找您。”

“冒昧地问一下，你与他是什么关系？”我两眼仍盯着她。

“……”她默默无语，身体轻微地抖了一下，这细微的动作透露出她内心的不安。这一切没能逃过我的眼睛。

“是夫妻吗？”我干脆单刀直入。

“不是。”她补充了一句：“我指的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那是什么？朋友？情人？”

“随便怎样理解。”她倒也落落大方。

“不能明确关系，那我接受谁的委托？成为谁的代理人呢？难道受谭荆生情人的委托？”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不、不、不。”她随手从时髦的路易·威顿小包中翻出一张小纸条，“这是看守所里送出来的，说是交给家属。”

我一边打开纸条，一边问：“那谭荆生的妻子是谁呢？”

“不知道。”回答干脆利落。

谭荆生的字写在一张香烟包装纸的反面：

警官先生：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法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我申请聘请上海殷一斌律师为我的律师，请予以批准。

谭荆生申请。

纸的背面是“芙蓉王”牌香烟的标识。

“第九十六条，记得倒蛮牢的嘛。在里面没事天天背《刑法》、《刑事诉讼法》了。”

“是呀，让他关在里面吃吃苦头。”她自言自语地说

道，笑了起来。

“你还有心思笑啊？如这四个罪名成立，像贪污、受贿，最高量刑都可判死刑，这一点你要脑子清楚。”

律师的职业习惯总是往重里讲，结果判得轻了就是我本事大，就像医生看病一样，先将病人家属吓唬住；其妙处就如同炒股票低开高走。

这一说将她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来了，她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沉默一会，她突然想起什么事，纤细的小手又伸向那个路易·威顿小包，从里面掏出两万元人民币。

“殷律师，谭荆生从里面带话出来，要不借一切代价救他。这两万元你先拿着，其他费用再算。”

我将已推到我跟前的两万元再推回给她。“这个案子我接下了，但这个钱不能收。我们是有纪律的。按规定，案件受理费1000元。会谈结束后，把钱交到所财务科去，他们有发票给你至于案件审理中差旅费、住宿费由你们买单。这个我们可以细谈。”

“不、不，您不收下这个钱，我心里会不安的，谭荆生会更不安。”

“请你相信我的职业道德，既然接下案子，我就会尽责。”

“那就当作您在办案中花费开销的预付款。真的，这样我就心里好受些。”冷雪燕恳求地将钱又推到了我的面前。

“说点别的吧。这钱我肯定不能拿，至于事办完后您真诚地感谢我，那我也不客气啦。”我还是留了点余地。